

第 二 部

善良的读者：

回到巴黎以后，我不得不竭力克制，避免攻击任何个人。不是我不喜欢讽刺，但是，如果我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面目丑陋的部长身上，这位读者必然会对别的我希望他感兴趣的人物失去信心。因此，不幸得很，讽刺人这种有趣的事对叙述故事是完全不适宜的。读者总是忙于把我描写的人物和他熟悉的、丑陋甚至可憎的原型互相比较。是肮脏是邪恶，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自有定论。

只要真实和不加夸张，臧否人物本来是件很富有诱惑力的事情，但是，二十年来耳闻目睹之现状使我们失去了这种欲望。

孟德斯鸠曾经写道：“攻击宗教裁判所，这是十足的骗局！”面对今天的现实，他会说：“嗜钱如命，唯恐丢官，千方百计猜度东家瞬息万变的心思，这是从预算中攫取五万以上法郎的人巧言令色的原因。难道这方面还有不够充分之处需要补充吗？”

我主张，一个人收入超过五万法郎，他的私生活就不应该继续“杜门却扫”。

但是，讽刺这些靠预算为生的幸运儿丝毫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醋本身是一样很好的东西，可是把它和奶油混在一起，那就糟了。所以，我尽了一切努力，善良的读者，不让您认出谁是最近这位想恶意作弄姜凡的部长。如果让您纤悉无遗

地看到，这位部长是个唯恐丢失官职，从来不说真话的贼，您会有什么乐趣呢？这些人只对他们的继承人有好处。他们心里绝无一点自发的感情，因此，透视这种人的内心世界将使您大倒胃口。善良的读者啊，倘若我不幸让您看到他们虚情假意或者卑鄙无耻、掩盖着庸俗灵魂的嘴脸，那您就更惨了。

当你上午去求见他们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模样就足够了。

我们也不必多说他们了，看看就走吧！①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引自但丁的《神曲》。

第三十八章

“我丝毫不想滥用父亲的权力限制您，孩子，一切悉听尊便。”

“亲爱的吕西安，我已经告诉您母亲，如果有必要，就让她来训斥您。我已经尽了一个好父亲的责任，我使您经受了双重的严峻考验，体验了军营的生活，尝到了外省的滋味，您更喜欢巴黎的生活吗？我的公子，您吩咐吧。只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答应：结婚。”

“父亲，现在根本谈不上这件事。”

另外有一次，老娄凡先生说：

“在您的言谈中感情过于外露。您不缺乏聪明才智，但是您开口就是自己觉得如何如何，确实太多了。这样做只会招来形形色色的骗子。您应该学会连哄带骗，说一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上了年纪的银行家老娄凡先生坐在一张精致舒适的安乐椅上，面前是一堆熊熊燃烧的炉火，就这样满面笑容地教训着吕西安·娄凡，他的儿子和我们的主人公。

按照娄凡先生亲自作的规划，父子两人促膝倾谈的这个小房间刚刚装修一新，气派十分豪华。在新的陈设中，有三

四幅在法国和意大利当年推出的名家版画，一幅新买的罗马派油画佳作。娄凡背靠的白色大理石壁炉出自罗马泰纳拉尼雕刻工场的艺术家之手，壁炉上方的镜子高八尺宽六尺，曾在一八三四年博览会上展出过，公认是一件绝对完美无缺的珍品。和南锡城里吕西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入的寒酸客厅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他内心十分痛苦，他心中属于巴黎和虚荣的一方对其中的差别依旧十分敏感。他已经脱离了蛮夷之邦，鱼儿重新回到了水里。

“朋友，”老娄凡先生说，“温度升得太快，劳驾您揪一下二号风扇的开关……那里……在壁炉后面。很好。总之，我丝毫不打算滥用权力‘压缩’您的自由。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吕西安背靠壁炉站着，脸色忧郁、烦躁、悲哀，一言以蔽之，和悲剧中备受失恋之苦的小生一模一样。他艰难而且明显地努力掩盖内心的痛楚，尽量表现出恭敬和孝顺这些深深埋在心里的感情。他本来是个外表温文尔雅的人，但是，在南锡度过的最后一晚以来的恶劣处境，使他变成了一个站在法官面前的小强盗。

“您母亲说，”老娄凡先生继续说，“您不想回南锡了，是吗？那就别去外省，但愿我不要象个暴君。您为什么不干点疯狂的事，不干点傻事呢？不过，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我不答应，因为这件事有后遗症，我说的是结婚。当然，您可以‘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我不会因此和您吵翻的。朋友，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打官司吧。”

“但是，父亲，”吕西安定了定神，回答说，“现在根本谈

不上结婚的事。”

“唔！既然您不考虑结婚，那就由我来考虑吧。您好好想一想：我可以让您娶一个不比穷姑娘愚蠢的有钱姑娘。我过世以后，很可能您不会太富裕。现在的人真是愚蠢，只要有一块肩章，他们的自尊心就肯安贫乐道。在军装下面，贫穷还是贫穷。但是这事儿无关紧要，没有人鄙视穷困。”娄凡先生换了换口气说，“等您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您会相信的……您大概觉得我颠三倒四……总之，勇敢的少尉，您不想再当兵了吧？”

“您真好，不但不对我发号施令，而且总是诲人不倦，是的，我不愿在和平时期当兵了，就是说，我已经不想靠逛弹子厅，泡咖啡馆这种办法消磨夜晚的时光，而且，除了《巴黎日报》以外，在不干不净的云石桌子上还不准有别的报纸。只要有三名军官一起散步，就起码有一个人会被另外两个人看成是奸细。上校从前是个勇敢的士兵，在中庸政府的指挥棒底下，他变成了一名卑鄙龌龊的警察头子。”

老娄凡先生似乎无意地微微一笑。吕西安明白他的意思，赶紧继续说道：

“我绝对不想欺骗您这么英明的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父亲，请您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的故事总得有个开端。真对不起，我离开军队的动机是不理智的。然而，这件事本身是理智的。我学会了使用长枪，我学会了指挥五十名使用长枪的士兵，我学会了和三十五个同僚和平共处，虽然其中五六个人常常打小报告。因此说，我已经熟悉这一行。一旦爆发战争——当然是真正的战争，一场总司令不出卖他

的军队的战争，——而我的思想仍旧和今天一样，那我将请求您批准我参加一两次战役。一场战争，依照我的看法，只要总司令稍稍有点华盛顿的派头，它就不会超过一两次战役的时间。如果总司令象苏尔特^①，只是一个诡诈的抢劫犯，那我将第二次开小差。”

“啊！这是您的政治！”父亲嘲笑说，“喔唷！真是高尚得很哩！但是政治，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您对自己有什么打算？”

“在巴黎住下去，或者长途旅行，去美国，去中国。”

“我和您母亲年纪都大了，说定在巴黎住下去吧。如果我是巫师梅兰，而且让您提出一个愿望重新安排您的命运，您会要求什么呢？到我的商行里当个职员，还是去一位不久将左右法兰西命运的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担任公职？简单地说吧，这位部长就是德·韦兹先生，说不定他明天就是内务部长了。”

“德·韦兹先生？就是那个在行政管理方面有杰出才华的法兰西元老吗？那个不知疲倦的人吗？”

“正是。”娄凡先生笑着回答说。儿子高尚的品德和愚钝的观察力令他觉得十分有趣。

“我喜欢钱，但是还不至于要进商行工作。”吕西安回答说，“我不大在乎‘条子’，还从未强烈地持久地感到过缺钱用的滋味。这种可怕的滋味明知我不喜欢，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的。如果选择商行，只怕我会第二次半途而废。”

^① 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

“我过世以后，您没钱了怎么办？”

“起码，按照我在南锡的开销，我现在是个富翁；为什么目前的情形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呢？”

“因为六十五不等于二十四。”

“但是，这个差别……”

吕西安的声音哽住了。

“先生，别罗嗦啦！我请您遵守议事日程。政治和感情使我们一起偏离了主要的议题：

将来是神像，是桌子，还是厕石？

这句诗说的就是您，也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您讨厌商行，喜欢德·韦兹伯爵的私人办公室，是吗？”

“是的，父亲。”

“现在有一个大难题：干这一行，不知您够不够下流？”

吕西安浑身一震；父亲看了他一眼，表情依然既轻松又严肃。沉默一会儿以后，老娄凡先生又说：

“是的，少尉先生，您能成为这样一个流氓吗？您能够面对一连串阴谋诡计熟视无睹吗？您作为下属，愿意帮助部长，还是阻止他做这些事呢？您会象夸口把法国人改造成天使的共和党青年一样，‘尖酸刻薄不饶人’吗？That is the question ①。今晚歌剧院散场以后，您答复我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秘密：为什么不立即引起一场内阁危机？财政

① 英语：这就是问题所在。

部和陆军部互相谩骂不下数十次了吧？我知道内情，事不宜迟，今晚可以，明天可以，但是到后天，说不定我就无法给您安排一个优越的位置了。

“不瞒您说，母亲们将紧紧盯住您不放，希望您娶她们的女儿为妻；一句话，这是傻瓜们所说的最荣耀体面的职位，但是，您能够流氓气十足地胜任它吗？所以，您得好好想一想：您有多大勇气做一个流氓，就是说，帮人做一些小小的坏事，因为四年以来，抛头颅洒热血这种事早已不复存在……”

“大不了是去偷钱罢了。”吕西安打断他的话说。

“偷可怜的老百姓的钱！”老娄凡先生反过来又打断吕西安的话，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或者说，和老百姓稍稍不同地使用这些钱。”他以同样的口吻继续说道，“但是他比较愚蠢，他那些傻里傻气和追逐私利的议员……”

“您希望我做什么呢？”吕西安天真地问道。

“做个流氓。”父亲接着说，“我是说做个政治家，一个马蒂涅克^①，我暂且不说塔列朗了。在你们这个年纪，在你们的报纸上，你们把他们叫做流氓。十年以后，您就会知道，科尔贝尔、苏里和红衣主教德·黎塞留，一句话，所有的政治家，就是说所有的‘人上人’，起码都是具备我希望您具备的初等流氓性格的人。您千万不要象N一样，当上警察总监才两个星期，就因为嫌这份差使太龌龊而辞职了。确实，当时有人命令宪兵在把弗洛德从家里押往监狱时枪杀他，而且在出发前，宪兵们已经知道他将企图逃跑，迫使他们不得不

^① 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自由派部长。

置他于死地。”

“活见鬼！”吕西安说。

“是的，我的朋友C省长，在特洛亚当省长的 大好人，您也许还记得他，在普朗西，一个高五尺六寸，灰白头发的。”

“不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母亲安排他住在别墅的拐角处一间用红色锦缎布置的漂亮房间里。”

“就是他。唔！他最后在诺尔省，在康城或者附近的地方丢掉了省长宝座，因为他不肯做得太卑鄙。我非常赞赏他；弗洛德事件是另外一个人干的。啊！见鬼，‘年轻的朋友’，这是戏里的长者对别人的称呼，您感到奇怪吗？”

“戏里的小生回答说，‘换了别人也会这样的’。”吕西安说，“我一直以为，只有耶稣会教士和复辟时期……”

“朋友，眼见为实，别的事一概不要相信。现在，由于该死的新闻自由，”娄凡先生笑着说，“已经不能用对付弗洛德这种办法对付别人了。目前，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金钱上的损失，丢掉官职……”

“或者几个月预防性羁押！”

“很好。今晚给我明确无误的答复，千万不要说些婆婆妈妈的话。明天，说不定我对儿子也爱莫能助啦。”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既庄重又伤感，仿佛是大明星蒙凡尔在表演一样。

“对了，”老娄凡先生回过头又说，“您一定知道，‘要是没有您的父亲’，您早已去阿贝监狱了。我给D将军写了一封信；我说给您去过一封信，告诉您母亲病重。我去陆军部走

一趟，让他们把您那份倒填日期的请假单给上校寄去。您也给他写一封信，尽量多说一些好话。”

“我一直想和您说说阿贝监狱的事；我打算坐两天牢，并且以辞职弥补一切过失……”

“朋友，不要辞职；只有傻瓜才自动辞职。我敢说，您永远是个出类拔萃、怀着政治热情投身军队的青年军人，而且如《辩论报》所说，是‘军队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三十九章

父亲要求他作出明确果断的决定，这件事极大地分散了吕西安的注意力，初步减轻了他的痛苦心情。从南锡回巴黎的途中，他还来不及仔细思考；因为急于避开精神上的伤痛，人体运动代替了思想活动。到达巴黎以后，他对自己，对人生十分厌倦。对他来说，和人谈话成了苦不堪言的事情，他一再克制自己，也难得和母亲连续交谈上一个钟头。

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或者深深地陷入愁思，在痛苦的汪洋大海里沉浮，或者比较清醒地自言自语：

“我是个大傻瓜，我是个大笨蛋！我珍惜不值得珍惜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心。我热烈地追求它，但是无法得到它。我要么去死，要么彻底改过自新。”

有时，可笑的感情占据上风，他也会想：

“如果不是她供认的事实过于严酷：‘另外一个人爱过我，我……’也许她已经属于我了。”

“因为有些日子，她确实是真心实意爱我的……如果不是她的处境十分险恶，她会对我说：‘唔！是的，我爱您！’不过，说到这里，她又得补充一句：‘我目前的处境……’她是一个注重名誉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可是，她不了解我；对我坦白这件事，不会损害我对她的特殊感情。我时时

为这种感情觉得羞愧，然而它始终支配着我。

“她意志薄弱，而我呢，我十全十美吗？何必自欺欺人呢？”他苦笑一笑，稍稍停顿以后又想，“何苦说这些理智的话呢？即使我发现她有令人不快的缺点——什么？应该说败坏名誉的丑事——我将遭受沉重的打击，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爱她。从今以后，生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无穷的苦恼。哪里还有乐趣呢？哪里去找可以免受折磨的天地呢？”

内心的悲哀慢慢冲淡了别的感情。他回顾生活的种种现实，长途跋涉，安居巴黎，财富，权力，不管想什么，他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感。他甚至觉得，谁和他说话，谁就是最讨厌的人。

只有一件事可以使他摆脱完全麻木的状态，活跃他的思想：这就是回忆在南锡发生的事情。每次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城市的名字，他就激动得发抖；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不断地追逐他；所有从吕内维尔军营回来的部队，似乎都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南锡这个名字毫无例外地引起他的这一番联想：

“她下不了决心对我说：‘我有一个不能向您透露的重大秘密……除此之外，我全心全意地爱您。’确实，我不止一次看到她愁眉苦脸，我一直觉得这种情形很不寻常，无法解释，……如果我去南锡跪在她的脚下呢？……她让我当乌龟，我为这件事去向她道歉，怎么样？”他心中的靡非斯托非勒斯^①趁机冷言冷语了几句。

① 古老传说《浮士德的故事》中的魔鬼。

离开父亲的小房间以后，这一连串想法似乎比以往更加顽固地留在吕西安的心里了。

“明天上午以前，”他惶恐不安地想道，“我必须作出决定，‘对自己充满信心’……世界上还有比我判断力更差的人吗？”

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前思后想，实质就是这个荒唐的问题。

“何必再三地选什么职业呢？我甚至不懂得讨好德·夏斯特莱夫人，我还懂得什么呢？一个象我这样既脆弱又不知足的人，早该去缄口苦修院啦。”

有趣的是，姜凡太太的女友们总是交口称赞吕西安气度不凡。到处有人说：“他现在一表人才，也满足了做母亲的一番心愿。”

吕西安厌恶周围的人，处处留意不让他们猜中他的心思，只是很有分寸地泛泛地应付他们。

当晚必须给父亲最后的答复，这件事使他坐立不安。他独自一人外出吃了晚饭，因为在家里不说话不行，而且还得“有说有笑”，否则，俏皮挖苦的话就会雨点般落下来，按照惯例谁都不能幸免。

晚饭以后，吕西安在林荫大道上徘徊了一阵子，然后钻进了小巷子，他害怕在林荫大道上遇见朋友。此时此刻，每一分钟都很宝贵，都可能告诉他应该怎样答复父亲。经过某某路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一间光线黯淡的图书室，希望少见到一些人。一名仆役正在还书给管理员小姐。吕西安觉得这位小姐装束鲜艳动人，体态绰约多姿（因为吕西安

刚从外省回来)。

吕西安随手翻开那本书，作者是个枯燥乏味的道德家，象沃伏纳格^①一样，把他这部蹩脚的作品《爱德加或二十岁的巴黎人》按照不同的人物，分成了不同的章节。

“一个不谙人事，从来只接触彬彬有礼的人，只和下属或者只和没有利害冲突的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年，会是什么样子呢？爱德加的优点全在于他对自己存有许多极其美好的幻想。他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会骑马，有娴熟的驾车技术，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拉格朗日^②的学识，有拉菲耶特^③的一切美德，这有什么关系！他从来不管别人怎样，既不信任别人，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充其量，这是个金玉其外的‘问号’。他到底会什么呢？他会骑马，因为只要稍有差池，他的马就会不客气地把他摔在地上。周围的人愈是斯文有礼，愈是和他的马不同，他就愈是没有价值。如果他让十八至三十岁之间的光阴白白流逝，如蒙田所说‘不同必然王国奋战’，他甚至连个‘问号’都不如了。舆论将把他归入普通人的行列，而且不再理会他，认为他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所以神气活现，仅仅是因为佃户们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张张一千法郎的票子罢了。

“我呢，一个哲学家，我并不关心铺满办公桌的钞票，我关心的是数钞票的人。在他身上，我只看到一个戴绿帽子的、苦闷烦恼的人，一个往往由于愚昧无知而变得‘狂热’的人，

① 法国伦理学家和作家 (1715—1747)。

② 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1736—1813)。

③ 诗人和政治家 (1757—1834)，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

一个意大利剧院和罗西尼的‘狂热支持者’，一个因为里昂街头尸积如山而兴高采烈的中庸政府的‘狂热支持者’，一个口口声声向尼古拉借得二十万人马、四亿法郎的亨利五世的‘狂热支持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与人们有什么关系？爱德加自甘堕落当一个傻瓜！

“如果他去做弥撒，如果他在周围禁止一切轻松愉快的谈话，禁止开任何玩笑，如果他巧妙地施舍，到他五十岁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包括科学院和总主教府的骗子们，将宣布他是天下至圣；接着，他们或许会把他抬进巴黎的十二名区长的行列。他最后将建立一所济贫院。安息吧。哥拉来过人世，哥拉已经走了。”

吕西安读着这本伦理学著作，每句话都要读两次，甚至三次；他研究着每一句话的内容和意义。他忧郁的沉思引起了正在阅读《今晚报》的人的注意。他发现以后，悻悻地付过钱便走了。他独自一人在图书室外的波伏广场上慢步走了一会。

“我将成为一个流氓。”吕西安心里突然喊了一声。他接着花了一刻钟时间，仔细地掂量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最后，他叫来一辆出租马车，直奔歌剧院去了。

“我到处找您。”父亲正在休息室里踱来踱去，一见到他就说。

父子俩立即上楼，在老斐凡先生的包厢里，他们见到了三位小姐和穿着气精舞衣的雷蒙德小姐。

“They can not understand.（她们听不懂我们说的事；我们不必拘束。）”

“两位先生，你们的眼睛告诉我们，”雷蒙德小姐说，“你们要谈一些十分严肃的事。我们在这里不大方便吧；我们上台去了。祝你们愉快，希望我们是多余的。”

“唔！您觉得有足够的坏心眼儿，可以跻身官场吗？”

“父亲，我对您说心里话。您宽容的程度令我吃惊，也令我加倍地感谢和尊敬您。由于我有口难言的痛苦，甚至在父亲面前也难以启齿，我对自己对人生都已心灰意懒。如何选择这个或那个职业，对我来说都一样，可以说都一样讨厌。唯一适合我的差事，首先是象临死的人一样躺在主宫医院里，其次，也许就是象野人一样打鱼狩猎，维持每日的生计。一个二十四岁的人说这些话，既不好听也不光彩，所以，除了您，世上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听到这些心里话……”

“怎么！甚至也包括您母亲么？”

“她那些安慰话只会增加我的痛苦。如果让她知道我这么倒霉，她会受不了的……”

娄凡先生的自私心理得到一种满足，使他对儿子更亲近了一步。他想：“有些对我不是秘密的事情，对他母亲还是秘密呢。”

“……如果我恢复了对外界事物的敏感性，我选择的职业的种种苛刻要求也许会使我异常反感。我或者应该选择去您的商行里工作，说不干就不干，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得另外让您掌握一个重要的信息：对我来说，您当内务部长的秘书比在我的办事处里当个联络主任要有用得多。您那些上流人物的品质在我的公司里毫无用处。”

自从他采取“勇敢决断的行动”以后，吕西安第一次变